



九

一路无话，第二天上午便到了郑州。

来郑州，主要的目的自然是“千里寻父，万里认爹”，追查强暴秋水寒的那另外三个色魔，以及“重金买卖，藏宝之图”，借以引出杀害风尘双侠的凶手来。

另外，他们也很想拜访一下老丐仙洪五爷。

于是，一入郑州，问明了所在，便向丐帮总舵圣地的城隍庙行去。

这个城隍庙规模极大，单是站台就有三座，殿宇少说也有百十来间。

阿郎、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甫至门外，便见丐帮帮主八臂神猿司徒雷已得到消息，亲自在庙门口迎接。

司徒雷执礼甚恭，深施一揖道：“不知四位师叔、师姑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

张小仙还真有点长者之风，老声老气地道：“哪里，不知者不罪，我那老哥哥可还在总舵逍遥？”

司徒雷道：“在，在，家师他老人家今天一早还念叨你们呢。”

多多举起手中的鲜花道：“这是我给老丐仙送的花。”

皮蛋臂膀上扛着一罐子酒，道：“这是女儿红，希望五爷喜欢。”

大笨牛手里提着两只烧鸡，道：“佐酒的菜也带来啦，咱们今天要好好喝一场。”

四大金刚一字儿跨步而入。

喝！欢迎的场面十分隆重。前面有九名老丐分站两旁，后面的人数更多，排列成行。

九名老丐齐声说道：“丐帮九大长老，欢迎白吃教张教主，多多副教主，皮蛋总护法，大笨牛堂主。”

阿郎一面大摇大摆地向前走，一面笑咪咪地说：“客气啦，客气啦。”

孰料，余音尚未落地，四个人刚刚行至九大长老的中间，突闻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上！”

九名老丐首尾相接，立将四人困在核心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立即动起手来。

汹涌的掌浪，仿若怒潮澎湃，呼啸的拳风，好似狂飙，招出如雨，遮天蔽日，一出击就痛下杀手，毫不容情。

还好，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已学会“迷踪步”法，连日的征战、实战经验亦多了，轻挪巧纵，似可应付。

张小仙疑云满面地道：“司徒帮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说着，连攻三掌，打出一把霸王钉。

八臂神猿司徒雷置若罔闻，四人也没有见到老丐仙洪五爷的人影。

多多见此状，怒从心起，一口气攻出五掌，恨声道：“阿

郎，咱们交友不慎，误入贼窝，不用说，丐帮也在打藏宝图的主意了。”

皮蛋道：“妈的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呀。”

呼！一罐子女儿红被他抖手掷出，一名老丐刚接住，张小仙飞起一脚，踢个粉碎，一时酒香四溢，坛片横飞，众老丐连连闪躲不迭。

大笨牛的表现亦不俗，一名老丐张着嘴巴穷吆喝，被他塞了一只烧鸡进去，另一老丐只顾攻阿郎，大笨牛拿烧鸡当作暗器丢过去，通！正中额头，弄了一脸的油和肉。

丐帮九老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没有省油的灯，攻势越来越快，招式也越来越狠，皮蛋、大笨牛已渐感不支。

阿郎下令道：“用大悲三绝招，杀了这9条老狗！”

“风云色变”、“天地同悲”、“佛光普照”，4个人联手出击，势如排山倒海，力可震山撼岳，威力之大，的确骇人听闻。

丐帮九老同时发出一声闷哼，如塌了的房子，折断的树，一齐被震得后退了十几丈。

“来，咱们再玩一次骑马的游戏！”

张小仙童心未泯，又玩起骑马游戏来，弹纵而起，落在一名老丐背上，口里嚷嚷，手还不时的打那老丐的后脑勺。

“驾！驾！”

皮蛋也骑在另一名老丐的背上，兴高采烈，意气风发，左手紧紧揪住老丐的长发，右手猛打他的屁股。

“驾！驾！”

大笨牛最绝，倒转方向骑在一名老丐的屁股上，伸手抓住他的“命根子”，猛扯猛拉，痛得老丐呼天抢地，哀号不已。

女孩子就是女孩子，尽管多多也想玩一次骑马的游戏，却不好意思随便骑在一个陌生的男人身上，转而厉声责问司徒雷：“臭要饭的，本教主以礼拜访，丐帮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？”

司徒雷来不及答话，忽见近旁的戏台屋顶上飞下一人，正是老丐仙洪五爷，拍！拍！拍！击掌三声，下令道：“演习完毕！”

阿郎乃绝顶聪明之人，一颦眉间已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脑袋瓜子里马上又生出了新点子。

“咱们开始演习！”

不问情由，二话不说，大悲掌力排云涌浪般攻向老丐仙洪五爷。

四大金刚一向合作无间，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皆已今非昔比，交手未久，老丐仙便被打倒在地。

于是，又爆出一连串“驾！驾！”骑马的戏谑之声，霎时间洪五爷自己好像也返老还童，抽冷子偶而也会骑到四大金刚背上去乐乎一番。

直至大家皆汗流浹背，兴尽之时，张小仙才学着洪五爷的样儿，击掌三声，宣布：“演习完毕！”

站起身来，大伙儿不停地擦汗弹灰，阿郎笑问老丐仙：“老哥哥，演习的成绩如何？”

老丐仙洪五爷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极了，你们四个小萝卜头，果然是天纵奇才，武林瑰宝，难怪许多成名的人物会被你们打得鸡飞狗跳，稀里哗啦，少林寺的镇山绝技大悲三绝招，我老人家今天也总算开了眼界，不虚此生。”

阿郎深知洪五爷此举的目的，一在考较自己等四人的功

力，二则想见识一下大悲掌，闻言朗声说道：“老哥哥可是对大悲掌情有独钟？”

老丐仙毫不隐讳地道：“心交已久，无缘目睹。”

大笨牛道：“卖啦！”

皮蛋道：“老朋友了，八折吧。”

多多道：“敬老尊贤，八折再对折。”

阿郎目注老丐仙，词意诚恳地道：“老哥哥欲学大悲掌，小弟义务传授，不收分文。”

老丐仙洪五爷毫不考虑地道：“谢了，大悲掌毕竟是人家少林寺的独门绝技，老哥哥无力研创，也无颜炒他人的热饭，能够开一下眼界，也就于愿已足，别无他求。”

皮蛋道：“要演习也不打个招呼，害得一坛子女儿红化为乌有。”

大笨牛惋惜地道：“还有两只又香又脆的大烧鸡。”

多多不放过骂人的机会：“哼，你们两个呀，不是想吃，就是想喝，真是标准的酒囊饭袋。”

老丐仙笑呵呵地道：“两只烧鸡一坛子女儿红算不了什么。酒席早已备好，咱们今天定要大醉方休。”

四人跟着洪五爷，进入一处偏院，阿郎见偏院之内，正有数名乞丐在烤野猪、山羊，偏殿里酒筵已备好，满桌子全是千奇百怪的野味。

阿郎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老哥哥是早有准备，这些东西临时是凑合不来的。”

老丐仙道：“老哥哥交代雷儿，命他密切注意你们的行踪，所以，近日来白吃教的动向，一直在丐帮掌握之中，这些野

味，早有准备，是出于雷儿的一片孝心，好让咱们哥儿们好好乐乎乐乎。”

大笨牛端起酒杯来就喝，道：“惨啦，惨啦，今天不醉死才怪。”

皮蛋撕下一只野鸡腿来猛啃，道：“不醉死也会撑死！”

多多比较含蓄，道：“没有出息，你们不会少吃少喝点。”

阿郎道：“美酒美食当前，少吃少喝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看得交代一下后事。”

多多吓一跳，道：“小仙，你真想醉死撑死呀？”

阿郎道：“醉死撑死未必，大醉三天则有可能。”

“那要交代什么后事？”

“有些事情必须交代人去办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补充点武器什么的。”

“啊，是补充飞刀、袖箭、霸王钉等暗器啊。”

“这些东西必须订做，临时是买不到的。”老丐仙举起一杯酒来，道：“老弟，干，这些鸡毛蒜皮小事，交代雷儿去办就行了，不要影响咱们的酒兴。”

“干！”张小仙跟洪五爷对饮一杯，取出飞刀、袖箭，霸王钉及一张银票，交给八臂神猿司徒雷，道：“那就麻烦你啦，多做一点，三日之内务必交货。”

司徒雷见是一张三千两的银票，脸色骤变，道：“师叔这是做什么，订做一些暗器，所费不多，就算是丐帮孝敬好了。”

张小仙敬了他一杯酒。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你师叔我有个毛病，生平不喜欢欠人家的情，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自己付银

子。”

司徒雷回敬一杯，道：“小事一件，百八十两已足，哪用得这么多。”

阿郎道：“多的就赏给弟兄们吃一顿馆子吧。”

大笨牛嘴里塞了一块肉，学着张小仙的口气道：“有钱大家花嘛，司徒雷帮主侄儿别客气。”

司徒雷起身欲去，阿郎道：“另外，本教主还想问你一些事情。”

“请师叔明示。”

“自从丐帮造谣扯谎拉皮条，白吃教寻父认爹买卖宝图后，江湖上的反应如何呢？”

“早已沸沸扬扬，惊动各教，已轰动了武林。”

“就像锅里炒豆子一样，劈劈啪啪响？”

“师叔形容的对极了，眼前神偷赌仙天魔女，邪僧怪道无情尼，一帮二堡三刀客中人，不在郑州，也差不多在来此的途中，十之八九都是冲着白吃教而来。”

“他们对藏宝图兴趣浓厚？”

“也有人想认师叔这个名震江湖的英雄儿子。”

“好，本教主且先在此养精蓄锐，大醉三日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收拾他们。”

老丐仙洪五爷道：“对，先大醉一场，其他的事暂且抛到长江黄河里去吧。”

八臂神猿告辞而去，洪五爷，阿郎、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开怀畅饮，大吃大喝，待司徒雷再度返转时，五个人已有六七分的醉意。

野鸡、野兔、野猪样样美味可口。

山鹿、山狸、山羊样样色香俱佳。

陈年女儿红更是芬芳，入口香醇。

老丐仙像是变成了小顽童，狼吞虎咽，猛吃猛喝。

一向不善饮酒的多多，亦酒兴大发，灌下不少黄汤。

阿郎、皮蛋、大笨牛自不待言，好似浸入酒池，身在肉林，更似地狱饿鬼，雪地饥狼。杯到酒干，箸到肉尽，毫不客气，也毫无保留。

吃到日落西山，东西已满到咽喉眼上，腰亦不能弯才停下来。

华灯初上，几人烂醉如泥，已经分辨不清谁是谁了。

老丐仙、张小仙、皮蛋、大笨牛俱已醉得一塌糊涂，人事不省。

多多还算清醒，但亦觉得晕头转向，神摇目眩，一张俊脸红得像是熟透了的苹果。

司徒帮主的情况最好，面对这一老四小，他只能算是一个陪衬，凡事点到为止，未敢大吃大喝，故而仍能保持正常状况。

“爽啊！我没有醉，还可以再喝。”

“一醉解千愁，烦恼忧愁统统走。”

“人生难得几回醉，醉了仿若去皇宫当了皇帝。”

四个人醉作一堆，醉言醉语，如梦如痴。根本分不清哪一句话是哪一个人说的。

嚷嚷了好一会儿，终至寂然无声，代之而起的是如雷的鼾声，司徒雷只得将几人移到床上，任其自然了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第二天下午，一老四小正在饮茶谈心，忽见司徒雷匆匆而入，劈面就说：“外面有一个小和尚要见张师叔。”

阿郎道：“哪一个小和尚？”

司徒雷道：“他自己说是白吃教的人。”

多多道：“一定是背叛邪僧的空空。”

阿郎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八臂神猿转身去，不一时便领着一个小和尚回来，果然是小僧空空。

小和尚空空派头十足，一照面便抱着拳头，毕恭毕敬地道：“空空报到，问候阿郎教主，多多副教主，皮蛋总护法，大笨牛堂主好。”

张小仙摆摆手，道：“见过老哥哥洪五爷和司徒帮主。”

空空立即深施一礼，拜见了老丐仙师徒。

阿郎道：“空空，可带来了重要的情报？”

空空神气活现地道：“属下正是送情报来的。”

“什么情报？”

“有关不了和尚行踪的事儿。”

“听说这个疯和尚也来到郑州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一早就到了。”

“他目前在何处？”

“在逛窑子。”

张小仙愕然一愣，心说：“好啊，臭和尚，你说你生平不近女色，现在可给我捉住辫子了，看来洛阳古宅强暴秋水寒的人一定有你的份。”

当即霍然而起，道：“走，咱们抓人去。”

多多道：“空空，在前面领路，要快。”

小仙一怔，道：“多多，你不能去。”

多多道：“我为何不能去？”

“你可知‘窑子’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告诉你，窑子就是妓女户，逛窑子就是逛妓女户，去干‘那个那个’事。”

大笨牛故意吃她的豆腐，道：“去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嘛。”

多多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咒道：“大笨牛，你要死啦，我才不去那种肮脏的地方，你们去吧，我就留在此地陪老哥哥，不过……”

阿郎见她欲言又止，忙追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多多异常慎重地道：“你可不许胡来，做对不起我的事。”

皮蛋道：“哟！还没有过门就想管人。”

大笨牛说得更露骨：“男人嘛，逢场作戏，花花草草，总是免不了的，你就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吧。”

多多更加焦急，道：“阿郎，你说话呀，我要你给我一个保证。”

张小仙沉吟一下，乍然双手抱住了多多的头，在她的樱桃朱唇上吻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只爱你一人，这就是我的保证，满意吗？”

这样当众示爱，满意是满意，却羞得多多躲到老丐仙身后去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时间紧迫，阿郎不想多耽搁，立与皮蛋、大笨牛告别老丐仙师徒，离开了丐帮总舵。

在小和尚空空的带领下，穿街过巷，一路疾行，不久便进入花街，停在一处叫“留香院”的妓女户门前。

空空道：“就是这里。”

阿郎道：“我们进去。”

空空道：“我不敢进去。”

皮蛋道：“怕什么？怕窑姐儿把你吃掉？”

大笨牛道：“不会啦，据说窑姐儿遇上第一次‘那个’的处男，还会送一个大红包哩。”

空空脸红脖子粗地道：“是我师父不准我来。”

阿郎道：“不准你来，你怎么会知道不了和尚在留香院？”

“是我盯他的梢跟来的。”

“你又怎知本教主在丐帮总舵。”

“教主的名头丁当响，郑州的武林人物人人都晓得你们住在丐帮。”

张小仙闻言顿觉飘飘然，成名的感受的确很甜，手拉着皮蛋、大笨牛并肩而入。

“接客啦！”

有嫖客临门，立即有人拉直嗓门大声吼，立有十几个粉头一字排开，列队欢迎。

环肥燕瘦，桃红柳绿，各擅胜场，有半老徐娘，也有新枝嫩叶，有的浓妆艳抹，有的淡描蛾眉，一个个娇滴滴的冲着三人直抛媚眼儿。

苍头端上一个红色漆盘来，漆盘内有十几个号牌，亦即眼前粉头的编号，意即要嫖客挑姑娘。

新媳妇上轿子，皮蛋、大笨牛可是第一遭来这种地方，望着红漆盘子，不知所措地齐声说道：“干嘛？”

阿郎可是行家，因为当年还在妓院混过，评头论足的审视一下众窑姐儿，挑了三个年纪最轻姑娘的号牌，握在手中，在漆盘内放了十两碎银子，算是给苍头的小费。

“谢！”

尾音拉得很长，苍头指名高唱道：“小桃红，小艳秋，花月娇接客。”

其余的姑娘纷纷退走，叫小桃红、小艳秋、花月娇的三位粉头留下来。花月娇是个狐狸精，早已偎在阿郎的怀里嗲起来。

皮蛋道：“小仙，咱们是抓人的，叫姑娘，做什么？”

阿郎在花月娇脸上亲了一下，道：“到这种地方来，不叫姑娘人家会笑咱们土包子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。”

就在门内不远处，选了座位，早有人送上来三盘瓜子，三盘花生，一壶茶。

阿郎、皮蛋、大笨牛分坐东南两方，小桃红、小艳秋、花月娇陪伴在侧。

花月娇磕了一片瓜子，沾在舌尖上，吐出来好长，嗲声道：“哪位爷要吃？”

大笨牛愣一下，道：“老大，这种地方不是专门‘那个那个’吗，怎么还要喝茶吃瓜子？”

皮蛋道：“是嘛，好像茶馆一样。”

张小仙笑道：“这叫做打茶围，先调情，大家对上眼啦，兴趣也来啦，再去开房间，干‘那个’。”

大笨牛展目四望，果见四周都是一个一个小房间，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个野和尚可能正在干‘那个’呢。”

阿郎张嘴将花月娇舌尖上的瓜子吮过来，道：“花姑娘，可曾见到一个和尚来此风流吗？”

和尚风流的不多，花月娇很快便想起来了，道：“是有一个和尚来此寻欢作乐。”

皮蛋道：“走了没有？”

花月娇道：“可能还没有。”

大笨牛道：“来了多久啦？”

花月娇道：“大约一个多时辰。”

皮蛋道：“这么久了？”

阿郎道：“可知和尚在哪个房间？”

花月娇道：“没留意。”

皮蛋道：“那咱们就在这儿等吧，总会等到他的。”

花月娇骚劲十足，谈笑风生，小桃红、小艳秋却愁眉苦脸，始终闭口不言，不禁引起了阿郎的好奇心。

再仔细瞧看一遍，发觉二女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生的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面貌还有几分相似，当下正容问道：“你们两位好像是姐妹？”

小桃红、小艳秋还是不肯开口，花月娇说道：“不错，她们正是一对姐妹花。”

大笨牛道：“听人家说；处子干那种事。还有红包拿？”

花月娇妩媚娇柔地道：“是呀，看你们大概都是嫩芽子，哪一位跟我去开房间，一定包个大红包。”

大笨牛忽发奇想，道：“老大，皮蛋，咱们干啦，既可风流，又有红包，比卖尿更高级，就偷一次嘴吧。”

花月娇已转变方向，倒在大笨牛怀里，动手动脚地道：“我可以，她们两个可不行。”

阿郎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花月娇道：“因为小桃红、小艳秋还是‘清官’。”

皮蛋道：“什么叫‘清官’？”

阿郎道：“清官”就是还不曾‘那个’过的处女。”

他又目注小桃红、小艳秋，道：“看你们姐妹清清爽爽的，不似风月场中人，怎么会坠落在烟花巷中哩？”

小桃红是姐姐，15岁，未语泪先流，凄楚欲绝地道：“我们可是善良人家的女儿，来到这里是迫不得已，请三位公子发发慈悲，喝喝茶就可以了。我们说什么也不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。”

阿郎道：“你说到留香院是迫不得已，可否说清楚一点？”

小艳秋是妹妹，只有14岁，声泪俱下地道：“简单地说，我们家遭了天火，所有的财产全部烧光了，我爹我娘也葬身火海，为了安葬二老，只好自卖其身。”

皮蛋道：“你们姐妹怎么没有死？”

小桃红道：“那天我们正好走亲戚去啦。”

大笨牛道：“有亲戚就好办，可以找亲戚借埋葬费呀。”

小艳秋哭道：“亲戚们都是势利眼，我爹我娘死啦，财产也没啦，他们都躲得远远的，无人答理我俩，我们只好卖自

己来葬亲了。”

皮蛋感叹道：“真是个孝女。”

大笨牛已落下泪来：“好可怜啊。”

阿郎道：“你们来这里多久了？”

小桃红道：“差不多快一个月啦。”

“难道从来没有人打你们的歪主意？”

“好多好多啊，都在我们苦苦哀求下挨过来了。”

“老鸨子会这样好说话？”

“天天挨打，已是遍体鳞伤了。”

说着，卷起袖子，手臂上青一块，紫一块，触目惊心。

小艳秋的情形比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据她自己说，全身上下，除了一张脸以外，没有一处不是伤。

大笨牛又来劲了：“好可怜啊，奶奶的，这个臭鸨子真可恶，等一下不揍她一顿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阿郎道：“你们卖给她多少银子？”

小艳秋红着眼眶说：“三百两。”

皮蛋道：“一个人三百两？”

小桃红道：“不！两个总共才三百两。”

大笨牛道：“妈的，这比猪肉还便宜，贱啊！”

小艳秋道：“没有办法，为了葬父葬母，只好任人宰割。”

张小仙道：“想不想跳出火坑？”

小桃红道：“没有银子，想也是白想。”

皮蛋道：“如果有人出银子，你们可愿意从良？”

小艳秋道：“这年头，好人难寻啊。”

阿郎拍一拍胸脯道：“小意思，包在本教主身上啦。”

小桃红姐妹闻言大喜，一齐扑跪在地，同声哭道：“谢谢恩公再造之恩，愿以余生，为奴为仆，做牛做马，来报答三位的大恩大德。”

说着，连连叩头不止，被大笨牛强行拉起来，道：“行侠仗义，是本教的宗旨，不必客气，快去叫那个臭鸨母来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姐妹俩喜上眉梢，去势如风，片刻工夫，便见一个穿红戴绿的半老徐娘，婀娜多姿地摇摆着走过来。

人老心不老，骚劲十足，一扬手里的大红手帕，还娇娇滴滴地招呼一声：“喂！”皮蛋道：“好恶心，我真想吐。”

小桃红姐妹俩显然已将情由告诉鸨母，一照面她便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听说三位公子看上了我的小桃红、小艳秋，想为她俩赎身？”

阿郎道：“有这回事，不知鸨母意下如何？”

鸨母打量一下三人的年貌衣着，发现三个毛头小子，顿生轻蔑之心，语冷如冰地道：“只怕三位公子付不起昂贵的赎身费。”

皮蛋道：“臭婊子别狗眼看人低，区区之数我们还付得起。”

鸨母冷笑道：“三千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。”

大笨牛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说多少？三千两？”

鸨母以肯定的语气道：“是三千两，没有错。”

“妈的，明明是三百两银子，你这不是坑人嘛。”

“做生意将本求利，何况她们还要吃我喝我。”

“臭婊子，他们陪人喝茶吃瓜子，也为你赚了不少银子